



4月20日,“文学地理学”发起人和推动者之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夏汉宁在他的学生的陪同下,登上南岳衡山,并在祝融峰寿岳石前留影。下得山来,在南岳大庙,大家都略有疲惫,突然,夏汉宁看到东八观“万寿宫”几个字,一时来了精神。“来。给我拍个照,”夏汉宁把手机递给学生,并解说道:“这万寿宫在古时候,既是道教的宫观,同时又担负了江西会馆和同乡会的功能。哪里有江西人,哪里就有万寿宫。我们省里有位80多岁的老专家就是研究‘万寿宫’的。这种现象与明代移民有关,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在这前一天的4月19日,受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邀请,夏汉宁来衡开展学术讲座。此时,正逢我市筹办“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系列活动之际。

且不说“文学地理学”研究随着地方文化研究的群峰峻秀、地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从而日渐成为显学。这里只说夏汉宁近10年所进行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及宋代江西文学家研究,都能够为船山学研究找到借鉴。

此番夏汉宁衡阳讲学,本报记者又怎能进宝山而空回?!

寻找“经世致用”人才,是科举制度的初衷

夏汉宁莅临衡阳师院文学院进行学术讲座,主讲的题目是《历史人物籍贯地理研究》。这是他自2005年到2018年,陆续参与和主持出版的《江西文学史》《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等著作的浓缩。

夏汉宁的学术生涯始于宋代文学领域。在两宋文学研究领域,夏汉宁既关注欧阳修、曾巩、杨万里等个案研究,也注重对宋代文学的宏观把握。16年前,夏汉宁找到了文学地理学这把开启新径的钥匙来研究宋代文学,并将重心放在江西籍文学家的研究上。在做宋代江西文学家研究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不少江西籍文学家都有进士的功名,进而细化了江西进士文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并进一步开辟了宋代江西进士籍贯以及与进士文学家的研究,开辟了新中国新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范式。

那么,进士文学家与科举制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这首先要谈到科举制度设立的初衷。

在4月19日的学术讲座上,夏汉宁跟大学生们形象地作了个比较:“以前,人们说科举制度是古时候的高考,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你们毕业以后全都会进入公务员队伍吗?不会,对不对?所以说,科举制度是比今天高考更严格的更高层次的考试,是古时候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似乎更为准确。”

原来,从隋朝倡导科举制度开始,寻找“经世致用”的人才,就是国家统治和治理者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

这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显而易见。有史可考的最早的科举考试科目有“明经科”“秀才科”等科,“明经”试经义,“秀才”试文学。其中,“秀才科”更注重“试方略”,也就是要求考生有政治见识方面的素质。但那时,“秀才”“明经”取士还不能满足选拔政治人才的需求。

到后来增加了“进士科”,出现“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立的格局。但那时“进士科”要求只要懂得“时务策”就可以了。“实务策”相比较“方略策”,要求要低一些。“进士科”得中后叙阶,比“秀才科”“明经科”都要低。但这是“进士科”走向文学之科的开始。

唐朝天宝年间,“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发展到了极端,暴露出这种取士标准与现实要求的严重矛盾,从而促使了“进士科”由单一的文学之科向文学、政事并重的方向发展。唐天宝后,“秀才科”则逐渐废除。

到了宋代,“进士科”更为重要。夏汉宁对此也强调,“封爵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荫庇体制,即使是封官也无法进入国家权力中心。在宋朝,进士出身的官员才是皇权体制下的新生主力军。宋代科举,选拔出大量的士人进入统治集团,为古代‘文人政府’提供了示范,同时也打通了寒门子弟走向仕途的路径。”

因为“进士科”承担了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重任,“进士科”到底是注重诗赋还是经义,是否罢诗赋而易以经义,到底是重诗赋策论还是重诗赋经义,等等问题,就成为统治阶层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不同时期的导向也决定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影响文学的发展。

两宋时期,江西籍进士数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福建和浙江。而进士阶层,作为文化精英,在文化、文学领域的贡献无疑是突出的。夏汉宁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对两宋时期6458个江西籍进士、547个江西籍进士家族

夏汉宁:

“经世致用”取士曾影响江西宋文学

■何 芬



“一切遵循史实材料的记载”,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然后,他们发现江西进士在“文”这一方面的创作格外活跃。这是他之前的课题数据的延续——宋代江西作家创作文体总量中,进士“文”的创作量达88.91%,进士“诗”的创作量为64.73%,进士“词”的创作作为56.85%。比较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有三家皆为江西籍进士,分别为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他们在古文运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创作开风气者,他也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王安石以经世致用的散文色彩著称于世。曾巩亦是宋代古文运动骨干,诗文理论纯正、内容充实、语言纯净、章法精炼。

接着,根据各种历史记载,夏汉宁他们推断,宋代江西籍进士在古文领域的成就,深受宋中期以来科举重经义、论、策等制度的影响,也与进士进仕后上疏论事等仕途经历有关。而之前的宋初太宗时期,一度以诗赋取士,策论如同虚设,以至于“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到了宋真宗时,策论才逐渐受到重视。所以,在此过程中,诗赋所代表的南方文化逐渐受到策论所代表的北方文化的强烈冲击。

肯定湖南学术研究很接地气

30多年学术生涯,有16年分给了“宋代江西文学和进士”研究,夏汉宁这种坚持、冷静,是基于能做出“数据能为后人所引用的基础学科”的学术理念。

夏汉宁的学术训练一开始是得益于其父和中华书局编辑王秀梅先生的影响。

夏汉宁的父亲夏延章曾在南京大学工作,先是担任我国普通语言学泰斗方光焘教授的助手4年,后被抽调到江西大学筹建中文系,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江西省语言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在校期间指导了7届研究生。早在夏延章受江西人民出版社邀请注《大学中庸》时,他就要儿子夏汉宁试着做初稿,再给儿子示范正确做法。而夏汉宁江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可谓子承父业,是“学二代”。

1983年12月,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办了一个“纪念曾巩逝世900周年学术讨论会”,夏汉宁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会议的筹办。在与中华书局编辑王秀梅先生的交流中,他表达了自己想写一本关于《曾巩》专著的想法。当年多后,年仅27岁的夏汉宁拿着《曾巩》一书的初稿去找中华书局的王秀梅先生时,王秀梅先生笑着说,“小夏,你是中华书局自成立以来最年轻的作者,没有之一”。但《曾巩》一书的出版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经过8年的反复地修改,《曾巩》一书终于在1993年出版。夏汉宁回忆道:“王秀梅先生审稿非常认真,我的初稿几乎每一页都被做了批注。可以说,我的学术规范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建立起来的。”

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最早由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虽然中国文学从《诗经·国风》开始就有文学地理意识。但真正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地理学”学科概念,还是当代。2011年11月,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广州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来自国内各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树立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旗帜。此后,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并出版有刊物《文学地理学》。

夏汉宁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们基础工作做扎实了,后面的人就可以继续前行了”。

此次衡阳之行,衡阳师院文学院院长任美衡、船山学社常务副社长、衡阳师范学院期刊社社长米迪光亦向夏汉宁发出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的邀请。

听闻本报记者介绍最近见诸报端的衡阳以及省里专家所做的文学地理作品,夏汉宁感叹道:“湖南的文学地理研究做得很接地气,书名引发读者兴趣,很通俗但又不乏学术性。”

当谈及江西与湖南渊源时,夏汉宁认为,“湖南道县人周敦颐在江西九江去世,千百年来其络绎不绝的朝拜者,对当地地方文化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宋代经学上的两座高峰均为江西籍进士。一为“天理”学代表人物朱熹,一为“心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而朱熹与周敦颐的渊源又很深。朱熹在江西九江为官,极为推崇并固定了周敦颐的理学体系。朱熹学说在宋朝并不显于当世,而是在元朝时期被官方固定为道学正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聊到儒学、理学,自然聊到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江西的王船山遗迹,夏汉宁首推江西南昌的船山路。据说,蒋介石在江西时,用自己推崇的人物,命名了南昌的10条道路,这十大名人中就有王船山。“这也说明王船山对近代政治人物的影响吧。”



■张沐兴

我是一个将南岳春天爱得狭隘的人,杜鹃,是我对南岳春天之爱的导火索。在我的心目中,似乎没有杜鹃的春天,南岳的春天就不叫春天。

品质南岳杜鹃,简直可以将它当作一部回放的人生电影来看。四月末到五月初,一条春天的线路,可以从落英缤纷到含苞待放。

如果愿意,请跟随我的脚步。从唐镜台东侧的游步道向上漫步,不到两公里的小路穿过茂密的山林,徐徐微风中,简直可以感觉到空气中飘荡着的负离子在将你的肺轻轻抚弄。当你看到风雨亭往左,就走在栲栳峰由杜鹃的落红铺就的石径上了。应当说,栲栳峰的杜鹃并没有太大的规模,一丛丛点缀在道路两侧,点缀在灌木与树隙间。这里的杜鹃与别处的杜鹃花期基本同步,四月末来看杜鹃,无疑是晚了点,但站在瓣瓣落英中并不掀起春的伤感,近处暗红点映,远处金则舍利塔、传法院、农舍尽在郁郁葱葱中,半个南岳尽收眼底。南侧飞崖上有老松一棵,正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它的树干似乎要挽住春色向谷底的流动,也如同此时的我,想要挽住这行将流逝的春天。

天柱峰在栲栳峰往藏经殿景区的西侧公路旁。此峰的杜鹃花比栲栳峰开得要晚几天,但杜鹃花的剧目也将近落幕。不过,告别之势的杜鹃与孤立山顶的石亭造就遗世之美,若是单独在此停留,真不知身在喧嚣的今天还是唐宋,可以仰天一声长啸,胸中块垒瞬间不知所踪。当然,尽管峰顶杜鹃错过繁花,但沿石板路一直前行,下至何健所题“南天柱石”大壁下,还有一株紫色杜鹃开得正是妖娆。直到沿路向前,从树隙光影中绕回登峰之处,我一直在想,这株杜鹃简直就是南岳的杜鹃皇后,是的,一个被打在偏僻冷宫的皇后,但有统领群芳的气度。

侧刀峰与天柱峰相距不远,就在西线公路往藏经殿公路中间。藏经殿的传舜法师做了一件大功德,从公路边往侧刀峰用柴刀披荆斩棘开了条小路到峰顶,我才得以来到这藏之深闺的佳境。藏经殿之秀是“南岳四绝”风光之一,但不等于去过藏经殿、到过无碍林,就领略了藏经殿之秀。侧刀峰的杜鹃,无疑是藏经殿之秀中最艳丽的一款。开在僻静处,寂寞自然娇。更何况侧刀峰顶有长长石脊疑似神佛的阳台,在此透过鲜艳的杜鹃,隔着巨大的山谷,可以看到祝融、喜阳诸峰奔涌如飞之势。所谓小视角、大世界,我想要站在侧刀峰顶才行。

而四月末到五月初,燃烧得低下正旺若一团团火的杜鹃,就在索道附近的芙蓉峰。可惜也没有游路通达,非得在灌木丛中的小路摸爬滚打一番才行。芙蓉峰的杜鹃并不成片,但大都扎根在石壁上,绽放寂寥中,有些骄傲的范式。它们的开放,不是用来给人观赏的,它们是南岳杜鹃中的诗人,它们的绽放只是为了证明,在春天,曾经有个我,以孤独的吟诵完成一次无与伦比的赞美。

祝融峰最美的杜鹃,为大多数人所错过,只因它开在祝融殿的背后。也有些游人在祝融殿东南侧的望月台上,遥望过这一片杜鹃,但若不进入祝融殿背后的山坡,根本无法感受其盛大的气势,这才是南岳最壮观的杜鹃花。请在山顶的晨曦山庄住上一晚,因为你必须从上祝融峰石级的北侧水泥路往前,经过运送香灰的转运站,穿过长长的灌木,才能抵达花海中的巨大岩石上,登山辛苦,需要有些

诗人荐诗



“掌上衡阳”端口



“我一个人读诗”端口

聂泓荐诗

读到这首诗,我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下生活。村上没有街,只是一些零乱无序的土砖房,大多盖着黑色的瓦,也有盖稻草的。在村里走,走着走着就遇到墙,遇上死角。闲着没事的时候,有人也提到“街”这个词,一个稍有见识的长辈是这样解释的:“两头都出得便是街。”这个解释虽然令人捧腹,却也形象,想想当时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意思又深了一层。

这是诗人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的一首诗。那时威尔士的乡村就是这个样子:简陋的街道,稀少的房屋,唯一的酒店,绿色的山包;山上的树木绿了又枯,枯了又绿,在时光的侵蚀下长满了青苔。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县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乡下的日子还在食不果腹的艰难的岁月里打熬。那时,家乡周围的小山包都是光秃秃的,只有零星的一些灌木。那时记忆最深的两件事:一是饿,二是要去很远的山里去打柴……

诗歌中的“真”,是指书写中的真实,就是说你所表现出来的事物是不是你想要表达的样子,是否逼真、可信。如果能,就能得到读者的信任并产生共鸣。RS·托马斯能寥寥数笔就把20世纪威尔士的乡村境况逼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首好诗,做到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写出那些存在又无法看见,或是一再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从而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思考,一首诗就有了诗的神秘感和超常性。

诗人在第一节的结尾处,就为一首诗的去向打下了伏笔。“倒是有姑娘/挨门走过/她那速度/超过这平淡日子两重尺寸。”庸常无聊的农

南岳杜鹃

休整,也因为这里的杜鹃花只有早晨与傍晚才最美丽。站在祝融殿背后南坡的岩石上,看着一幅巨大红毯般直铺到殿脚下的杜鹃花,可以想像祝融就在这春天里,是他点燃了这圣火,照亮了人间。这里的杜鹃,是南岳开得最晚的杜鹃,在极度鲜艳的绽放里,也还有含苞的羞涩,哪怕是五月初,这里还举着风雨未曾熄灭的杜鹃之火。

那些模模糊糊地向你介绍“春观花”是南岳四时胜景之一的人,他们把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就想名状南岳春色,忽视了南岳春花的独特魅力。那些推荐你从梵音谷沿山而上观赏春色的人,他们省去了南岳探花寻幽的乐趣。只有从栲栳峰、天柱峰、侧刀峰、芙蓉峰到祝融峰,在春末品鉴这不同寻常的南岳杜鹃,看过从落英缤纷到含苞待放,你才会懂得,每个人的春天可以不同,它与时间有关,亦无需太在意这时间。

兹以《如果没有杜鹃,我们怎么向春天交代》一诗,表达我对南岳春天的敬意——

如果你来看我,请选择
杜鹃花开放的季节
那天,最好下一点小雨
小雨里的春天
会显得寂静,漫长

正如通向我墓地的小路
正如我的爱,我的魂魄
越过了年华阴暗的一面
得到了永恒与安宁

那天,最好有一点点的风
吹得青草有一点倾斜
吹得路上小兽的脚印
昆虫的轻叫,有一点倾斜

河流,天空,国家
都有一点倾斜,仿佛
我并没有走远
仿佛你所看到的一切
都附加了我一生的重量

曾经相爱的人
如果你来看我,请选择
杜鹃花开放的季节
我的骨骼
如同安放在你年少的羞涩里
每一朵杜鹃的开放
将你的脸颊再比喻一次
请你不要流泪,哭泣
我终于放下了谬误,疲惫
成为幸福的人

而且,在我偏远的想像里
每一朵的杜鹃都是我的
每一朵的杜鹃都是你

农村

■RS·托马斯

历史大事。倒是有姑娘
挨门走过,她那速度
超过这平淡日子两重尺寸。

那么停住吧,村子,因为围绕着你
慢慢转动着一整个世界,
辽阔而富于意义,不亚于伟大的
柏拉图孤寂心灵的任何构想。

(来自网络)

村景象下,突然走出一个素净的姑娘,平淡的日子就动了一下,她穿过街道,走在人们目光的前头,超过时间两重尺寸,不离不弃,要将我们引向哪里?平淡的日子一下子变得美好而神秘起来……

“那么停住吧,村子,因为围绕着你/慢慢转动着一整个世界,/辽阔而富于意义,不亚于伟大的/柏拉图孤寂心灵的任何构想。”有了美,世界才变得辽阔而富有意义,有了爱情,平淡的日子就会产生最美的风景,爱是精神上的,也是具体的。没有女人,你去爱谁?没有男人,谁来怜爱?“那么停住吧,村子,因为围绕着你”,不如说村子里有人爱你,或者说村子里有你要爱的人。至于为谁停住?这始终是一个可以随时揭开的秘密,就像天意的突然降临。这首诗,没有去描绘具体的男欢女爱,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给爱蒙上了美好而甜蜜的向往。这首诗不是一首爱情诗,是威尔士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平淡而普通日子的呈现,但有爱,日子才变得辽阔而富有意义。

诗就这么简单,又那样复杂,能不能把一首诗写好,能不能写出好诗来,就看诗人的笔力和能耐了。

RS·托马斯,英国著名诗人,是威尔士的一个乡村牧师,也是20世纪世界伟大诗人之一。他一生创作颇丰,其诗风与人一样孤傲,严谨洗练,硬朗不屈,独具一格。其早期诗歌以描写威尔士自然风光和威尔士人情为主,晚期诗歌以生命、时间体验为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